

电热毯

◎刘强

故乡是一个偏僻小村,童年时,还未通上电,冬季因缺少取暖设备而显得特别寒冷。夜晚,我们兄妹三人时常和母亲挤在一床,依偎在母亲身边相互取暖。后来有了电,但经济依然拮据。我们从别人家看到了电热毯这种好东西,我有了一个愿望:妈妈,等我工作了,买条电热毯送给您。

时光荏苒,我中专毕业,辞别母亲,怀揣着梦想到南方打工,心里始终记挂着的,就是赶在隆冬到来之前买一条电热毯寄给母亲。

一家港资纺织企业收留了我漂泊的脚步。近两个月后,一个北风萧瑟的傍晚,我领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,共计320元。我暗自窃喜,这可是我人生中挣得的第一笔钱啊,三张百元大钞,外加两张10元纸币,拿在手里竟感觉沉甸甸的,装在口袋里更是鼓鼓囊囊。那天晚上,我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。

转班休息日,我赶到了城区的一家百货商场,花了90多元买下一条电热毯。然后,找到邮局,办完电热毯的邮寄手续,然后又在家信中嘱咐:寄回一条电热毯,注意查收。那个时代,座机电话还是奢侈品。

为了省钱,我春节也不打算回家了。接下来的日子,我盼望着电热毯能够早日送达母亲的手里,让母亲拥有温暖的被窝。

寒风袭来,把城市也吹得直打哆嗦。那些冬夜,我天天枕着美梦入睡,梦见寄出的电热毯已经垫在了母亲的身下,床上热气腾腾,母亲的老寒腿终于敢肆意地伸缩。

临近春节,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,说电报收到,但电热毯暂未收到。我有些焦急,但令人忧虑的是,故乡遭遇了多年未见的雪灾。

春节过后,我收到了弟弟的来信,说由于大雪封路,邮递员未能将我寄的电热毯在春节前及时送达,元宵节过后才收到。母亲将它垫在了身下,每天晚上开一会儿,被窝暖了再关掉。弟弟还说,母亲很高兴,逢人就讲这是她的大儿子用第一个月工资为她买的电热毯。

后来,母亲给我讲述了有关这条电热毯的事:天气冷,多亏了这条电热毯过冬;你小姨来我家,夸赞这条电热毯质量好,软和舒服;你二姑来打听是什么品牌,想买条一模一样的……我很欣慰,这条电热毯带给母亲的骄傲、带给我们的心理满足,并不亚于它释放的热量。

如今,母亲已经不在,而那条电热毯静静地躺在老屋的木箱子里,温暖着从前的记忆。



借钱不还

◎羊白

记得刚参加工作那阵,年代还早,当时工资的数目比较低,同事间常有借钱的事。一般说来,都是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,没有谁故意要占谁的便宜。

但也有个别同事,借钱时言之凿凿,借完却若无其事,迟迟不还,让人心里很是纠结:直接要吧,抹不开面子;不要吧,自己经济也拮据,左思右想之间,就成了折磨人的事。

有个星期天,我去菜市场买菜,碰见了一个姓张的同事,他正在买鱼,说家里来了客人,他想买条大点的,可身上的钱没带够,问我有没有八元钱。

我想,八元钱不整,不好记,就给了他十元钱。张同事却执意给我找回两元钱,说八元刚好,刚好清了。我当时也没细想他话里的意思,八元就八元吧,接过他找的两元钱,然后就走了。

一晃两个星期过去了,我们天天见面,却始终不见他提还钱的事。

我纳闷,是他忘性真大,还是他手头紧?可连续几天中午,在职工食堂,我看见他要的都是红烧肉。红烧肉谁不爱吃呀?思来想去,八元钱也不是小数目,够我吃几顿呢,凭什么让他去挥霍?

有天下班后,我尾随张同事到没人的地方,鼓足勇气说:“那天你买鱼,在菜市场,借了我八元钱的事,还记得不?”

张同事颇吃惊地看着我说:

“记得呀,怎么不记得了?你好好想想……三个月前,我路过书店,你买书钱不够,借了我八元钱,不是刚好清了吗?”

我一拍脑袋,呀,真有那么一回事,我竟忘得一干二净。原来借钱不还的人不是对方,而是我自己,我当即窘得满脸通红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:凡事不能老记着别人欠了我们多少,也要多想想我们是否欠了别人什么、是否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。古语云:吾日三省其身。多反思,常自省,我们才不会成为自己鄙视的人,不会成为那令人讨厌的借钱不还的人。



吆喝不在声大

◎陈文祥

早中晚,我们安静祥和的小区总会响起一阵阵充满韵味的吆喝声,这活蹦乱跳的烟火气,让人联想起儿时村头农家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。

“有废书废报纸废纸箱卖呀!”“收旧冰箱旧电脑旧洗衣机旧手机!”“废铜废铁甲鱼壳卖不!”各种吆喝声你方唱罢我登场,好不热闹。有人扯着长腔嗓子喊,有人用电喇叭放录音,也有边摇铃边叫唤的。吆喝声虽有男有女,但极具悠长与穿透力,住十八层楼顶的户家也听得一清二楚。

废旧几乎家家都有,只是或多或少罢了。城里人住楼房套间,巴掌大的地方,都是花大钱买来的。而废旧,扔了舍不得,不扔又占地方。一听收废旧的吆喝,如同自己瞌睡有人送枕头,及时雨呀。理论上,收废旧生意好做得很。

收废旧的一般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。年轻人潇洒,或马虎或不在乎几个毛票。反正爽气,说多少就多少。老年人则不同,掂斤掂两,斤斤计较,甚至扒秤看。但由于人老眼昏花,常被收废旧的短斤少两。天长日久,收废旧

谁短秤谁玩鬼,我们这些居民啊,大多数心里门儿清。

当家方知盐米贵。于是乎,当收废旧的一来吆喝,马上有热心业主在业主群友情提醒:今天这个收废旧的马老头出劲短秤、出劲压价,当心被坑。

又有几个业主跟:就是,不错不错。

有群真好,信息通畅。有什么不方便,一问,就有人答,仿佛就在身边。

这不,坏事传千里。马老头每次喊破喉咙,半天三轮车总是装不满,多数人不愿跟无良商贩做生意。

丁奶奶也是收废旧的,人精瘦,小手小个子厚嘴唇,长得也不漂亮。站人堆里属于忽略对象。

丁奶奶一来小区,人们像亲戚一样欢迎。看到她人影,立马有人业主群里通风报信:赶紧的,丁奶奶来收废品啦。

下边,一个连一个业主接龙喊,谢谢,谢谢!

没多少工夫,丁奶奶满载而去。同为收废品,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?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丁奶奶收废旧奉行“三不”:一不短秤,童

叟无欺,零头五分照付,不要也给。二不压价,铜给铜价、铁给铁价,分门别类称,从不浑水摸鱼。三不吆喝,一声不吵不喊,真正闷声,生意却兴旺得一塌糊涂,总是人家要卖废旧的电话追上门。

生意人,谁不求生意兴隆、财源茂盛?有人烧香,有人拜佛。殊不知,财神不财神,关键在自己。

小区后边有个菜场,有个大妈卖蔬菜多年。她总是见人一脸笑,生人熟人都客气得不得了,吆喝声像唱歌,格外好听,生意也曾好得没魂。忽然有一天,有细心人在群里爆料:这人冷不防会玩鬼。顾客买菜少时还算规矩,菜一多就算花账。她明明嘴上说二元一斤,算账却算成三元。报账故意说零头不收,顾客一般不会发觉,以为讨了便宜。即使发现,她也会找借口,说忙中算错了。坑呀!

一语惊醒梦中人,个个多了个心眼。渐渐,人们发现还真有这回事。结果,生意一落千丈。她尽管拼命吆喝,人们路过,笑笑,走了。她莫名其妙怪这怪那。

丁奶奶无声的吆喝最响亮、最动听,也最值钱。称秤称人心,花香蝶自来。一个收废旧的尚且如此给力,芸芸众生为人处世,又何尝不该这样堂堂正正、诚实守信呢?